

洪武帝



以聰明神武之資，抱濟世安民之志，乘時应运，豪杰景从，戡乱摧强，十五载而成帝业。奄奠海宇，西汉以后所未有也。

段少舫 徐雯珍◎编著
大家文苑·出版

藏書大南



洪武大帝

(五)

段少舫 编 著
徐雯珍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第五十三章

言劝懵懂人

脱脱和蛮子海牙被困在城门洞里，一更刚过，忽听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。脱脱久经沙场，经验丰富，感觉来者绝非一般巡更查夜之人。这时，就听门军高喊：“元帅到！”只见一队兵卒高挑灯笼，来到城门洞前，哗的一声闪立两旁。脱脱听了一愣：是不是徐达来了？他借着灯亮定睛观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大弟子徐达徐国显。脱脱心中暗想，这可真是冤家路窄，狭道相逢啊！看来这个小奴才是与老夫作对到底了。这时他听见徐达向门军查问，门军回禀：“启禀元帅，有两个外乡人在这城门洞内存身，等候明早开城。”徐达问：“门洞里是怎样的两个人？”门军说：“一个老者约有七、八十岁，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人。”徐达闻听，对门军大发雷霆：“你们好不懂事！滁州城是西吴的地盘。难道你们不知西吴王以仁义待人？外乡人来到滁州城，为何不让他们住到店里？让高龄老人受这风霜之苦，岂不败坏西吴王的名声！”门军说：“元帅息怒，小人也曾让他们住店，他们说找不到保人，店里不让住。”“怎么，这么大的滁州城，他们竟无人相识？”“他们说认倒是认识一个人，可是这个人在西吴王营中，他们不敢去找。”徐达闻听哈哈大笑：“既然是西吴王部下的朋友，那就是我徐达的朋友。中



军！‘有！’“一会儿把二位客人送到我的府中。”“遵命！”徐达说完带领随从回府去了。那么，徐达没有看见脱脱师徒二人？看见了，不但看见了，他还是专为脱脱而来的，他对门军讲的那些话也是说给脱脱听的。

徐达走后，有一个副将带着两名随从，牵着两匹马来接脱脱师徒二人。副将见了脱脱，一拱手：“老爷子，请吧。”脱脱假装不知：“哪里去？”“您没有听见吗？刚才我家元帅说了，门军怠慢了您，他要请您过府歇息。”“谢过你家元帅，我们就在此等天明，城一开我们就走了。”“老爷子，您要不去，我们怎交差呢？快走吧，别让我们作下人的为难了。”脱脱一看眼下无法脱身了，心一横对蛮子海牙说：“走！”海牙凑到师父身旁说：“师父，去不得。”“休要多言。到了那里你不要说话。”说罢起身走出城门洞，认镫扳鞍上了马，副将前边带路，直奔徐达的元帅府。工夫不大，来到帅府，脱脱马上留神观看，哎呀！好一座元戎府第！只见：

巍巍元帅府，武豪第一家。朱门铜钉扣，门楼砖雕花。四角悬金铃，当中竖银叉。吻兽双脊立，滚龙两边趴。肖墙分八字，玉阶放光华。红灯挂檐下，火炮灌铁沙。石狮门前卧，卫军把门压。一杆帅字旗，迎风舞彩霞。

脱脱下得马来，早有一名中军前来迎接：“老先生，元帅请您到书房歇息。”脱脱也不吭声，跟随中军往里走。工夫不大，来到了后院。一名老家人将脱脱师徒二人请进了一间坐北朝南的大书房。书房中两盏纱灯照如白昼，迎面是硬木雕刻的漆金八仙桌，茶青色的缎子桌帘，上绣几枝梅花，左右各一把太师



安乐椅，上面铺着软垫。左山墙有书橱，右山墙设条案，书橱里摆的书有春秋左传，孙子兵法，诸子百家；条案上放着镀金香炉，内燃檀香，香烟缭绕，香味扑鼻。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。一会儿，家人送上香茶点心：“老先生，请用茶。”到了这时，脱脱可就不再装作富翁了。他对站在门口的中军说：“去，告诉你家元帅，就说老夫有话要对他讲！”话音刚落，书房门吱扭一声打开了，由打外边走进一人，来到脱脱面前，双膝跪倒，口称：“恩师在上，弟子徐达大礼参拜。”脱脱双眉一皱，把脸一沉：“徐达，我且问你，当初你拜在老夫的门下，我待你如何？你既不帮助我辅保元朝，你也不应当去保朱元璋，与我为仇作对。”“恩师息怒，门生不敢。”脱脱哼了一声说：“两国交兵，明打明斗，老夫若败于你手，那是我本事不强，功夫不到，我死而无怨。你不该派胡大海入营，花言巧语欺蒙老夫，更不该在滁州城里，设巧计要笑为师，徐达，难道你就不怕落个骂名千载吗？”

徐达这时站起身形，早有人搬来一把椅子，徐达落座，说道：“恩师暂息雷霆之怒，门生有下情回禀。我自从辞职回到家中，本想闭门思过，苟延性命。不期贱名为西吴王所闻，他迎风冒雪，三顾广泰庄，以重任相托，金台拜帅。不想我师带兵南下来到滁州，弟子这才设计将恩师诱入城中，为的是当面与师父言明原委，报答您老人家授业之恩。”脱脱一听此话火更大了，心说你把我这个堂堂元朝太师挤对到无路可走，受了许多窝囊气，你这是报恩吗？他越想越有气，对徐达说：“老夫在你身上花尽心血，想不到你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。只恨我脱脱当初没把你看透！”徐达说：“师父，您老人家何出此言？



弟子怎么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恳求恩师再次教诲。”脱脱冷冷地哼了一声：“徐达，先说你这不忠：当年你保的是至正天子，现在你保的是西吴王朱元璋，这二主之臣何谈忠字？”徐达说：“师父，此言差也。想当初我徐达投到您的门下，拜师学艺，也是想学得一技之长，报效国家，拯救黎民。我在朝中为官几年，眼见朝廷昏庸无道，忠奸不分，赃官如林，涂炭百姓，面对此情，弟子既无力改变；也不愿助纣为虐，只好辞官出走。西吴起兵以来，上顺天意，下得民心，所到之处，广施仁政。朱贤王礼贤下士，知人善任。常言说良禽择木而栖，忠臣择主而仕。弟子弃暗投明，弃无道而保明君，何为不忠？”“这个……”脱脱半天没有答上来。徐达又问：“弟子哪点不孝，还望恩师明示。”脱脱这会儿有词了：“徐达，老夫教你十年的武艺这可不容易呀！古人有言：师生如父子。你我就有师生父子之情，如今你与老夫对敌，以下犯上，恩将仇报，这就是不孝！”徐达说：“师父，弟子并无伤你之意，弟子保朱贤王，并非与恩师敌对。如今天下官逼民反，元朝社稷朝不保夕，弟子不能看着恩师与朝廷同归于尽。我在拜帅之前，已向西吴王提出：第一、我不跟师父上阵对敌。假若我师愿意归顺西吴，封为一字并肩，和主公公平起平坐；第二、师父愿意转家为民，主公可赠黄金锦缎，良田奴仆，使恩师享尽晚年之乐；第三、师父愿回故里，徐达鞍前马后，亲自护送。师父，弟子如此安排，并非看您太师之位，而是念及师生之情。弟子怎为不孝？”脱脱一听徐达说的条条是道，句句在理，更没的说了。心里暗想：人各有志，勉强不得，他今投靠朱元璋，我也怪他不得。听他今日之言，还算有点良心。“徐达，你既然不想加害于我，今晚你要我到



此，为了何事？”徐达说：“弟子有句肺腑之言，在师父面前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”脱脱说：“只管直言讲来。”徐达说：“师父，您老人家是先王驾前的老臣，通古达今，足智多谋，为元朝忠心耿耿，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。可是，至正天子即位以来，渐渐远君子，近小人，沉湎酒色，宠信奸佞，致使国政日衰，狼烟四起，忠臣受戮，黎民遭殃。师父，难道您还看不出来吗？如今朝中小人得志，君子受欺，才大招嫉，功高罹祸，师父在朝中结冤于小人，至正天子听信谗言，将您这白发之人发往此地，难以回朝。师父，您刀枪林中度日，万马营中为家，废寝忘食，辛辛苦苦为朝廷奔波一生，可是朝廷对您如此绝情。您再看看如今的天下，苛捐杂税逼得百姓揭竿而起，杀官夺府，抗丁抗粮，英雄豪杰纷纷自立为王，您就是有托天之力，也难挽救元朝灭亡。弟子为了保持恩师的晚节，才特意将您请到滁州城。相劝恩师，悬崖勒马，弃暗投明，望恩师再思再想。现在天到二更，请师父安歇吧。”徐达说罢，便告辞出来。

徐达走后，脱脱有心和蛮子海牙说几句话，又一想海牙是一勇之夫，跟他说也无用，便催促海牙早点安歇。蛮子海牙累了一天，倒头便睡。脱脱哪里睡得着，他翻来覆去地想，徐达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，至正天子听信撒敦这班小人的话，觉得老夫在朝碍眼，因此将我发往此地，名为征讨朱元璋，实是把我赶出朝廷。他暗恨至正天子，萌生告老还乡之念。可是想到先主托孤之日，那时老祖爷病体垂危，他让至正天子跪在我面前，称我为相父。如今眼看大厦将倾，我怎能告老还乡，袖手旁观？更不能归顺西吴，毁了自己一世英名。脱脱思绪万端，不觉天色已亮。他唤醒了蛮子海牙，早有人准备好洗脸水、香茶点心。



脱脱刚刚梳洗完毕，徐达过来问安，又谈一些劝师父弃暗投明的话。脱脱听不进去，对徐达说：“食君禄，忠君事，这是人臣本分。我只知君臣大义，生死利害在所不计。”徐达听到这些话，知道脱脱不可能回心转意，就问道：“师父，您既不肯退兵，又不愿归田，莫非要在滁州与西吴决一死战？”“正是此意。”徐达说：“既然恩师主意已定，弟子只好遵命了。弟子送师父出城。”说罢向外吩咐：“鞴马，送客！”师徒三人出了府门，早有人牵来三匹马。徐达接过缰绳，扶师父上了马，自己和海牙也上了马。转眼之间，来到城门。守门军士提起千斤闸，脱脱和海牙骑马上上了吊桥，徐达下马躬身再拜，口称：“恩师保重，恕弟子不能远送。”

脱脱刚刚过了吊桥，就听前面马踏銮铃响，大道之上尘土飞扬，从对面跑来了两匹快马，马上两员大将，一个黑脸儿的，簇铁盔甲，掌中一对紫金锤；一个是靛脸朱眉，金盔金甲宝蓝袍，掌中九耳八环刀。两个人杀气腾腾，挡住了脱脱的去路。脱脱一看，认识那员靛脸朱眉的大将，正是花刀太岁于金彪。

书中暗表：旁边使锤的是徐达的外甥缚虎大将江忠，保着于金彪杀回来了。因为三天前在两军阵前于金彪的刀头被削，战马带伤闯入了脱脱的营盘，陶然、江忠也奉徐达密令赶上来，左右相陪，三个人一起杀出了元营。虽然陶然、江忠帮了于金彪的忙，于金彪还是很反感，他知道陶然是徐达的好朋友，江忠是徐达的亲外甥，因此出了敌营也没理他们俩，自己撒马直奔丁家湾。江忠怎么喊他也不站住，两个人只好随后追赶。于金彪上丁家湾干什么去了呢？因为丁家湾有一位老铁匠名叫丁志旺，是于金彪的盟叔，此人铁工手艺最好，专门打造各种



兵器。于金彪想：我的九耳八环刀被脱脱削去了刀头，再也不能使用了，不如就此机会去找盟叔，叫他给我重新打造一口刀，我好二次上阵，去取脱脱的人头。这个丁家湾离滁州才五十多里地，他从敌营闯出来，没用一个时辰的工夫就到了。进庄来到丁志旺的家门，一叩门，丁老头就出来了。爷儿俩见了面非常亲热。于金彪拉着马往院子里走的时候，这才发现自己的战马已经带了伤。爷儿俩赶紧给马把袖箭起下来，敷好药，拉去饮饮喂喂。于金彪对盟叔说明了来意。老头说：“好办，三天后你就使刀吧。”爷儿俩正是说话之间，陶然、江忠也来叫门。老头把门开开，问他们有什么事。陶然、江忠就把奉元帅之命来保护于金彪的事说了一遍。老头挺高兴，把他们带到房中来见于金彪。于金彪一看就又火了：“你们是不是奉了徐达之命来追我，怕我临阵脱逃对不对？告诉你们吧，于某从不失信，更不能畏罪潜逃。这次没有回城交令，并非我的本意，乃是我的战马负伤，身不由己，这才闯连营出来的。你们俩回去告诉徐达，就说于某三天后取下脱脱的人头，回城见他交令；如果三天于某不能取脱脱的人头，某家就亲身见他去请罪，交我自己的脑袋，你们俩回吧！”江忠一听这话把嘴一撇：“嘿，于金彪，可惜你还是个文武双举人哪！说出这话来也不嫌害臊，我舅舅对你的一片好心都让你给当驴肝肺了。你鼠肚鸡肠，好坏不懂，香臭不分，你还算个人吗？”于金彪一听这话更火了：“姓江的，你说谁？”江忠说：“说别人对得起你吗？你就是不懂好歹！”于金彪说：“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宰了你！”江忠说：“你不宰我，我还想宰你哪，反正我也不想干了，整天价两头儿受气，这还有好人活的路吗？”说着话两个人就要打架。陶然赶紧上前拦



挡：“于将军，你也莫怪江忠生气，这事搁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。你们二位都先别着急，听我说说这里边的事，于将军你一听就没气儿了。本来元帅是很敬重于将军你的……”于金彪说：“陶然，你不要替他辩解，他既然敬重我，为什么我去接他他反而那样’冷淡？”陶然说：“那都是误会，是一阵风迷了眼没能来得及与你回话，你还未知内情就生气了。可是元帅并没过意，他怕的是将帅不和，毁了西吴王的抗元大业，故而处处谦让于你。可是你步步紧逼，屡犯军律，挤得元帅无路可行了，才要杀你。其实，他杀你也是假的，把你绑出去之后，元帅就偷偷地告诉我，让我当监斩官，暗含着保护你，只许放炮呐喊，不许真开刀。于将军请想，你此番搅闹了帅台，元帅若不如此行事，必将造成兵不服令、将不服威，日后还如何去征讨敌军、建功立业呢？这还不算，此次你跟元帅打赌去会脱脱，你走之后，元帅又派江忠我们俩暗中保护。元帅说了：这次军前作战，要让你于金彪掉根汗毛，就拿我们俩的脑袋是问。说老实的，于将军你对元帅的行为，江忠早就生气了，要依他早找你算账了；只因元帅不干，他才没敢动。这次江忠是不愿意来的，那是元帅硬压着脖子，他不来不行啊！他都打算不干了，你再冤枉他他受得了吗？不但他受不了；就连我都觉着不公了。我们这不是两头为难吗？今天我把内里的事情讲明了，于将军你要回去，咱们就一块走；你要是不回去，我们俩也不回去了。回去也是死，还不如远走高飞呢！咱们也犯不上伤和气，于将军你看着办吧！”于金彪听完陶然的这番话，哎呀了一声，心想原来元帅徐达竟是如此宽厚之人。后悔得他二目发直，眼泪就掉下来，上前抱住了江忠：“江将军哪，我于金彪见识浅短，错怪



了元帅，错怪了二位将军，于某情愿请罪。”江忠说：“行啦，你知道了就好。咱们还是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回去吧。”这工夫丁志旺老头过来说道：“对了，这才是正题哪，你们二位再等个两三天，我把于金彪的刀打好了你们就走。”于金彪一听也对：“就依老人家。”还是陶然心眼儿活，他说：“我们在这里耽搁的时间长了，主公、元帅一定着急，我想江忠陪着于将军在这儿住两三天，我先回去复命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于金彪说：“陶将军的主意很好，就这么办了。”陶然当天就走了。于金彪、江忠在丁家湾又住了三天，战马的伤也养好了，刀也打得好了，两个人这才告辞丁老汉，一起动身，绕道回营。两个人并马而行，已经看见滁州城的城楼了，这时候就见城门大开，吊桥放下，由城里走出两匹战马来。于金彪走到切近一看，马上端坐的正是脱脱老太师。他咬牙愤恨地骂道：“脱脱老儿！这回我看你还往哪里去！”



第五十四章

智调宝枪将

于金彪看见脱脱，两只眼睛都急红了，举刀撒马直奔太师而来。脱脱回身大骂徐达：“徐达小奴才！你口是心非，明放老夫，暗派于金彪等拦路劫杀，真乃伪君子也！”脱脱话音刚落，于金彪的马已到切近，他举起九耳八环刀刚要劈，这时徐达一马飞来喊道：“于将军刀下留人！不可伤害太师，免失我国之信！”脱脱一看徐达把于金彪拦住了，还不快跑等什么！爷儿俩这才紧催坐骑逃回营去。于金彪一听徐达让放太师回营，也就没往前追。他见了元帅，心中一阵惭愧，赶紧滚鞍下马，上前见礼：“参拜元帅，末将交令讨死来了。”元帅笑道：“于将军功高如山，何罪之有呢？”于金彪一听这话，心里更难过了：“元帅呀，末将度量窄小，见识短浅，多次顶撞元帅，且与元帅您击掌打赌，只因军前未能取来脱脱人头，理当枭首。”元帅说：“于将军哪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以往之事不必再提了。于将军前日上阵，占败四杰，生擒张天佐，已大长了我西吴的军威士气，本帅已给你记了头功。将军虽然未胜脱脱，那是因为你掌中兵器不作脸，本帅不怪，来来来，快跟随本帅回城庆功去吧。”说着话，元帅下马搀扶起于金彪。将帅二人携手揽腕，回了滁州城。西吴王以及众将，看徐达与于金彪将帅和好了，自



然都非常高兴。

当下，西吴王在徐达的元帅府摆筵庆功。徐达趁众将军俱都在场，便对大家说：“脱脱此番回营，必定要与我西吴在滁州决一死战。脱脱带来四百八十辆专门用来攻城的奔雷铁车。这种车身长有一丈四，高八尺多，车上有一根八尺多长的铁筒，直冲正前方，下边装有硝磺球，操车者隐于铁棚之内，箭弩不伤。攻城时，将铁车靠近城墙，拉动弹簧，让硝磺球与磷片摩擦起火，然后连珠发出，射到哪里，哪里就是一片烈火。倘若被他的奔雷铁车围住我滁州，不消片刻，这座城池就会变成一片火海，兵将再多也难以抵挡。只有打败脱脱，才能免此灾难。诸位将军虽然能征惯战，久经大敌，俱不能对付脱脱手中的那口削铜剁铁的宝刀。只有八宝托龙金纂沥泉枪才能破脱脱的九凤朝阳刀，本帅已派丁将军前去调此宝枪。宝枪一到，脱脱必败。宝枪未到之前，决不能让脱脱的人马靠近滁州城。诸位将军要把通往滁州的咽喉要道全部卡住。”众将闻听，齐声答道：“我等听元帅吩咐。”徐达拿出一支令箭说道：“于金彪听令！”“末将在。”“命你统领一万大军，多带地雷合钵炮，出西门绕牙关山在红松林附近挖堑壕，埋石雷，把所有通滁州的要道全部卡住，单等元兵一到，你等立即杀出，不许脱脱一人一骑一组车辆通过。如果放过脱脱一人一骑，定拿你的人头是问。”于金彪答应一声“遵令”，转身离去。徐达拿起第二支将令，命胡大海带一万大军出东门绕毛家集，走梁家峪，把通往滁州的咽喉要路全部卡住，埋下石雷，不许放过敌人一人一骑，违令者斩；第三支将令，派绿袍将军项文忠在通往峪岭寺的大道上埋下石雷，不许脱脱的车辆通过。徐达又派汤和、邓俞、华云、江忠



等十员大将出南门，到五里之外挖战壕，设埋伏。他嘱咐说：“待脱脱领兵到此，你等出马与脱脱轮番作战，待到午时本帅出马，再从阵前退下。”元帅传令已毕，大家回营，各自点兵出城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太师脱脱回自己的营盘之后，气恨难消，立即传令升帐，调兵遣将。他第一派的是横海王王宝宝，命他带五万兵丁、百辆铁车攻打滁州西门，在红松林外候令，单等南门信炮一响，全军出动，铁车攻城；派赤密保康王带五万大兵、百辆铁车往东门外在茅家集附近候令，单等南门信炮一响，全军出动，铁车攻城；派上成王、下成王带五万大军、百辆铁车，在峪岭寺前候令，单等南门信炮一响，全军出动，铁车攻城。脱脱派完以上兵将，最后说：“其余众将和五万大军，一百八十辆奔雷铁车跟随本帅往南门讨敌骂阵，与徐达小儿决一死战。等他们往城里败退时，白云托点信炮，各路兵将闻炮则进，二十万大军、四百八十辆奔雷铁车速速逼近城根，将他的滁州炸为齑粉，化成飞灰。”脱脱派将已毕，出了大帐，手提大刀，上了坐骑，吩咐一声：“点炮！”三声炮响，战鼓齐鸣，营门左右一分，脱脱太师带领白云托、蛮子海牙等数员大将和五万兵丁，冲出营门，马队在前，步队在后，浩浩荡荡向滁州城杀去。

将近滁州城南门外，被汤和、邓俞截住。双方战将交锋，已到午时，就听滁州城上轰轰三声号炮响，吱扭扭城门分为左右，徐达带领三千人马冲出城门，越过吊桥，一字排开。徐达绷马横刀，立在疆场，高声喊道：“恩师请来答话，弟子徐国显在此等候了。”众元兵不敢怠慢，立即报于脱脱。脱脱太师闻听，怒发冲冠，吩咐一声：“左右擂鼓，与老夫助战，待老夫阵



前会战徐达小奴才！”说罢纵马摇刀冲出阵来。官兵们擂鼓呐喊，震天动地。脱脱来到阵前将马一收，与徐达的马相隔十来步。老太师右手将大刀一垂，左手将银髯一托，蚕眉紧皱，虎目圆睁，不住地观看徐达。徐达在马上抱拳欠身，口称：“恩师，恕弟子不能下马与您施礼。”脱脱说：“徐达，你将老夫请来，有何言语？”徐达说：“昨日在滁州城中，弟子将师父请到府中，也曾面呈利害，望师父勿与西吴为敌。不想今日您亲统大兵，围困滁州。师父此举，有损英名，弟子不得不前来相见，再呈肺腑之言。”“徐达，有什么话快快讲来。”徐达说：“常言说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至正天子已失民心，元朝天下分崩离析。师父如能依时顺势，必能名留青史；倘若继续助纣为虐，终成罪人。千秋功罪，在此一举，望我师三思。”脱脱嘿嘿一阵冷笑：“老夫辅保元朝，至今三世，岂肯作叛逆之人！徐达，你我虽为师生，却是各为其主，你就撒马过来吧！”说罢两脚一蹬镫，马往前贯，将九凤朝阳刀向空中一举，照定徐达头上就剁。徐达急忙双手擎刀向上一扬，眼看脱脱的大刀离自己只有半尺，将身向旁一闪，用刀背照定脱脱的刀背上一磕，将脱脱的刀磕出了圈外。脱脱将刀头向下撇，把刀纂向外一顺，双手将刀托平，照定徐达门面就是一纂。徐达忙用刀杆向外一磕，二马错镫。正在这个时候。脱脱见后队一阵大乱，暗说不好，徐达诡计多端，备不住是他在这里缠着我，另派人踹我的大营。想到此，就将大刀一晃，叫道：“众位都督，随老夫大营去也！”撒下徐达，一马当先奔大营去了。

闯脱脱大营的人是谁呢？正是皂袍将丁德兴和宝枪将张兴祖。上文书说到徐达派李善长巧取了张天佐的笔迹。李善长用



张天佐的口气修书一封，说自己带领人马来到滁州，被于金彪拿进城里，听了徐达和项文忠的劝解，已投降西吴王朱元璋，官拜汜水侯之职。命兴祖将他的母亲送往张家庄外祖父家中，然后随下书人同来滁州。徐达将书信看了一遍问道：“哪位将军辛苦一趟，前往汜水关调宝枪？皂袍将丁德兴来至元帅面前，说道：“末将愿往。”徐达说道：“丁将军，见了那张兴祖，你要察颜观色，随机应变，即便起程吧。”丁德兴辞别了众人，出了滁州城，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这一日来到汜水关，只见城门紧闭，吊桥扯起，城头之上堆积着滚木礮石，灰瓶炮子，许多兵卒手持弓箭，向外观看。丁德兴来到城下，城头的兵卒喊道：“呔！你是什么人！休往前进，再前进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！”丁德兴急忙将马一绷，心想，得把这些人唬住，不然话传不进去，张兴祖就不会出来。他主意已定，仰头大声喝道：“我看你们哪个敢开弓放箭？被你家总兵知道，还不剥皮抽筋！”兵卒们一听，彼此议论：“二哥，这位大爷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大的口气？”“不知道，把话说软点，免得找麻烦。”那两个说要开弓放箭的兵卒，急忙说道：“将军爷，您老不要怪罪，只因我们不认识您老人家，才说要开弓放箭，您多担待吧。请问将军爷尊姓大名？有何贵干？您说明白，我们也好往里通报。”丁德兴心中暗暗高兴，没想到一句话就把这伙人给唬住了。他说道：“我姓丁名德兴，与你家大帅是金兰兄弟。我奉太师之命从京城押送粮草到滁州，办完公事，要回京城，你家大帅托我给公子爷带来一封书信，我不得不绕道至此，亲自前来下书。”兵卒闻听，说：“丁将军，您在城外略等片刻，我们前往府中送信。”丁德兴把架子一端，说道：“你们要速去速来！”兵卒到了帅府，对